

白鹇鹊桥

■谭浩泉

白鹇，因嘴爪鲜红欲滴，体形优美，翎毛白质黑边，美似锦文。每一展翅，则文彩斑斓体色洁白，在中国文化中，自古即是名贵的观赏鸟。《禽经》记载“似山鸡而色白，行止闲暇”，因此宋代李昉所畜养的五种珍禽中，白鹇即被称为“闲客”。明清两朝更把白鹇作为五品官服的图案。

“请以双白璧，买君双白鹇。白鹇白如锦，白雪耻容颜。照影玉潭里，刷毛琪树间。夜栖寒月静，朝步落花闲。我愿得此鸟，玩之坐碧山。胡公能辍赠，笼寄野人还。”这是李白《赠黄山胡公求白鹇》五言律诗，他还作序道：闻黄山胡公有双白鹇，盖是家鸡所伏，自小驯狎，了无惊猜，以其名呼之，皆就掌取食。然此鸟耿介，尤难畜之，余平生酷好，竟莫能致。而胡公辍赠于我，唯求一诗。闻之欣然，适会宿意，援笔三叫，文不加点以赠之。李白在青城山时曾养过此鸟，但因此鸟野性较强而没有驯养成功。所以他对胡公的白鹇掩饰不住钟爱之情，表示了君子要夺人所好之意。胡公欣然答应奉送双鹇，但要求“谪仙人”亲笔题诗一首。李白欣喜若狂，马上写了带有序文的律诗，并在序文中透露了他热衷此道的心情。诗鹇互送，算得上文学史上一段佳话。

白鹇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，炎陵大院农场有此珍禽，何况昔日偏僻荒凉的农场已

“升格”为旅游目的地“云上大院”，自然要在这方面做足文章。因常有白鹇出没，东北角那个山谷便命名为白鹇谷。山谷海拔1600米，长约3公里，沿途古藤绕树，全是溪流水声，有原始森林，有七个瀑布，有不错的游道。惜乎众人睁大眼睛，一直没有发现白鹇的身影；支起耳朵，一直没有听到白鹇的叫声。爬上最顶端也是最高那一级瀑布，大家穿过一条竹林中长长的小径，发现一座横跨在溪流上的桥。溪流宽约7米，桥高2米，桥由两根小杉树加一根荆条组成，上面长满了青苔，说明已很久没有人走动。再仔细看看，那么小的杉树载得人起吗？大家议论纷纷：如今越来越注重生态保护，莫非是给白鹇过河搭的桥？更巧的是，当天正好是农历七月初七，就叫鹊桥好了！

队伍中有胆大的，体重最重的新球君居然战战兢兢试试探探亦步亦趋上了桥，看他颤颤悠悠横着站在长满了青苔的小桥上，无不为他捏一把汗！没有想到，他居然还用脚踩了两下，说杉树还没腐烂，载得了人！岸上人见危险系数不是很大，离水面也不是很高，怂恿他夫人上桥照合影，来一个鹊桥相会！不一会，男站中间最危险处而女离岸边近处的夫妻鹊桥相会照出来了。见效果出奇的好，大家纷纷效仿，子贤君、兴荣君，还有本人都携手夫人上“鹊桥”。无一例外，

都是男站中间，女近岸边，万一出个危险，女的逃离方便点！

从山谷里下来，见路边景区介绍上说明，白鹇生活习性，雄雌二鸟遇到危险时，雄鸟总是叫雌鸟赶快离开而自己独自面对危险。鸳鸯亦有此习性，故而有语云：“鸳鸯自是多情甚。雨雨风风一处栖”。刚才照相，也不是男的先上桥且站中间，把危险留给自己吗？又想起一句传得很广的俗语：“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”。为什么同样的世界，有人看到“各自飞”，而有人看到“一处栖”？原来，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眼中看到的世界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，并且什么样的世界观、什么样的价值观、什么样的人生经验、什么样的见识决定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世界。也即，我们在外面看到的一切，都是内在投影出来的像。我们有什么样的认知，就会渲染出什么样的相。心怀鬼胎的人看到的都是阴谋龌龊，心地坦荡的人看到的都是光明磊落，善良仁慈的人看到的都是关爱怜悯，阴险毒辣的人看到的都是杀机四伏。所谓“佛眼看众生皆佛，魔眼看众生皆魔”。“一处栖”也罢，“各自飞”也罢，都是内心对世界的投射罢了。



竹木的风骨

■石泽丰

准确地说，这是我第二次来花亭湖。第一次来，我只在湖边的凤凰山脚下远眺过湖面，没能上得山去。凤凰山上有寺，名曰西风禅寺。相传，西风禅寺因内有西风洞而得名，为唐朝的古刹。

上得山来，寺庙庄严，竹木立林。我与老查、老纪、老施一行登石级，折小径，一路看青松翠竹。这些竹子和树木，从石缝里长出，盘根错节，枝叶繁茂，须仰视才能看到顶梢。行走于此，像入了“野芳发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阴”之境。我是喜欢这样的环境的，仰头细看树梢和竹梢随风而动，风来摇摆，风休则静。由此，我想到“随缘”一词，不刻意，不强求。山石虽坚，但竹木可石缝生长，这也许是千百年来，寺庙之所以多依山而建，需兴竹木之林的缘故吧。

修行在山水间，就是悟山水之道。我想，西风禅寺也不例外。我边打量边思索，这些风餐露宿的竹木，活得十二分自在，把清贫作为一种美德和境界。作为自己从生到死的圆满通道，不需要额外的雨露，不需要刻意的养料，有土就好，随遇而安。

竹木把自己与生俱来的个性摆在山间，从来不需要巧言令色和语言的装饰，长成自己的模样，哪怕是死也要站着死，不被环境左右。这就是一种刚正的气概，一种哲人的箴言，以身示范，不多言、不多语，缄默成风景。许多人很难做到这一点，原因就是缺乏向竹木叩问的悟心，看重的是花花世界，在乎的是七情六欲，歌自己的功，颂自己的德。

上次听一位朋友说，自己在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，辛勤付出，成绩得到了外界的认同，却没有得到自家单位领导的赏识。我说，你不妨到山间去走走，看看那些竹木它们一辈子不挪窝，无欲中活出了一种境界。朋友听了我的话，游山归来之后，跟我说了六个字：它们堪为人师。从此，他变成了一个释怀的人，不随心换境，不为环境而悲欣交集。

这次，我们在凤凰山健步于台阶之上，不时用手机拍下美景。台阶有些潮湿，同游者说，这台阶是后来修建的，看得出来有仿古的痕迹，这未必不是败笔。旁边的一棵古树提醒了我。古树参天，枝叶繁茂，当地林业部门在树前立了一块牌子，上面标有树龄——约500年。由此，我想到人的自私，在很多的场合，一些人想急功近利，模仿时间的爪印，以显厚重。然他们自欺欺人的想法和做法，不时遭到古树的嘲笑，一棵古树历经沧桑，活了数百年，什么事没有见过？这满山的翠竹和松树，本来就是厚重之笔，就是自然教人以法则的落笔之处。

早年，在一些山里，我看到不少的竹木毁于锯斧，剩下一截一截的桩子袒露在野外，我不免就心痛起来，有一种窒息的感觉。为一时之利一己之利，很多人忘记了竹木能护水土流失，能为人类提供氧气和绿荫，砍之伐之，最后换来一场场灾难。

在大自然的面前，人要警醒呐。

石鼓书院文脉绵远

■李刚明

前不久，到衡阳参加文研活动，会后主办方特意安排到该地久负盛名的石鼓书院一游，为此次活动划上了圆满句号。

去到石鼓书院那个早晨，天空一改往日的阴沉，阳光清亮铺洒在书院古朴厚实的房屋上，也鲜活地熏染着我们一行人景仰之情。当代著名书法大师沈鹏题写的“石鼓书院”大理石雕，静然伫立于书院广场前，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石鼓书院坐落于衡阳城北，处蒸水、湘江、耒水三江汇流的石鼓山上。史载唐朝元和（806年—820年）初年由衡州秀才李宽（又名李宽中）始建，初名“读书堂”，后不久改名“李宽中书院”。在宋景佑二年（1035年），应衡州知府刘沅所请，宋仁宗赐额“石鼓书院”，与当时的岳麓、白鹿洞、睢阳并称天下四大书院。至此，石鼓书院之名一直沿袭至今。

为我们解说的导游是位漂亮

姑娘，明眸皓齿间神彩飞扬，珠语串串不乏风趣幽默。她指着院前一大大的古书石雕娓娓道来书院的第一“绝”，说这是朱熹老夫子的《石鼓书院记》，你们看遍天下书，这本书却是你们永远也翻不动的。淳熙十四年（1187年），朱熹亲撰了《石鼓书院记》，倡导以义理之学传道，这成为石鼓书院乃至中国古代书院办学准则。进到书院前庭，一亭楼下矗立一石碑，碑上刻文上五行每行九字，下四行每行八字，计七十七字。导游小妹指着上边的似图似字的碑文，说哪位能认出四字以上，就超郭沫若大师了。大家就跃跃欲试，左看右看一阵揣摩起来，结果最后还是你盯我一下、我瞪你一眼，云里雾里不知所云。这是石鼓书院保存下来的一块千年碑文，原碑在上世纪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轰炸书院时毁损了，这是原碑的复制品。传说甲骨文大师郭沫若穷其一生研究这碑上文字，到最后也只识出三字。而据其推测，这是为大禹治水立的功德碑文，

想必三千多年前，大禹走遍全中国治水兴业，而在石鼓山这蒸、湘、耒三水交汇处为大禹立碑，也是情理之中。这“认不出的字”也成了书院二绝。

在书院右侧临湘江岸边，一青石雕筑的石鼓傲然耸立，鼓旁虽有鼓槌竖立，可谁也敲不响鼓。据说，石鼓山上旧有石鼓，每遇兵患匪祸之事，人们便在石鼓山上敲响石鼓，以趋避灾患。东晋罗含《湘中记》云：“鼓之声闻数十里”。北魏郦道元称“……鼓槌则土有兵革之事”。后来，卢龙推石鼓于石鼓山下深潭之中，希望以绝兵祸，永宁一方。现在的石鼓，是1965年建造石鼓公园时重新凿制。“敲不响的鼓”便成了石鼓书院三绝。

历史的浩淼之中，成就着书院不息不灭的优良传承。自唐朝以来，诸多先圣忠贤先后在此布道授业，诸如韩愈、朱熹、张栻、蔡汝楠、胡安、王宗沐、王敬、曾熙等，培育出王居仁、龚梦锡、刘德、彭玉麟、谢彬、夏明翰等诸多济世之才。